LIBRARY
JUL 24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LB
1025
T7
v. 1

序

古人修行必由小學入大學由小成至大成而其爲文也亦曰醇而後肆其造之有基而進之以漸則司風教者與有責焉余嘗欲合禮經少儀儒行疏釋一編而以朱子

學規讀書法及薛方山先生讀書
譜附其後以昭示學者未暇及也
頃奉
特簡視學南中首試東吳得晉陵崔學
博所輯學海津梁取其薈萃詳切
深得安定經義治事之教按行各

郡時爲諸生稱說比臨淮海歲試
告竣錄科方始李太守亟請重爲
鋟板以廣其傳雅與余志合江南
才俊藪澤使人手是編身體力行
循序漸進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
謹士風之駸駸丕振庶幾有攸賴

焉李守爲政能興教化得士心爰

爲之頒行輙自淮始　昔

康熙乙亥仲秋遂寧張鵬翮題於淮

安之文起堂

學海津梁目次

江南督學部院張大宗師鑒定

淮安府知府李經政叅訂

常州府武進縣學教諭崔學古編輯

清河縣學教諭洪芳喆

淮安府學教授吳希古

鹽城縣學教諭張守

淮安府學訓導徐舒

仝校

第一編

社學舉綱

勤職業

擇學地

重典禮

選社師

敦實行

崇實學

嚴講貫

重文藝

定課程
稽出入
惜身體
親師友
第二編
社學講義
看書
取程
定宗

認題

造意

立格

熟法

鼓氣

布勢

得機

運筆

修詞

諧調
換字
成家
入彀

第三編

少學

督責初功
開示路數
入法

五要
四十字訣
文章變化
書法

第四編

幼訓二十八則
愛養
量資循序
分任

不假言笑
鼓舞
賞罰
幼戒
習揖
習立
習坐
習飲食
識字

重書

點書

句讀

教書

念書

探書

帶書

理書

默書

兼坐

背書

講書

潤字

臨倣本

作對

餘課

學海津梁第一編

江南督學部院張大宗師鑒定

淮安府知府李經政叅訂

常州府武進縣學教諭崔學古編輯

淮安府學教授吳希古
淮安府學訓導徐舒　仝校

社學舉綱

建學之制。始自五帝之成均。有虞則有上庠下庠之設。夏后則有東序西序之興。殷人則有右學左

學之別皆兼大小學而立教也。周更修而兼用之。於是乎有四學。而當代之學居中曰澤宮。當是時自家塾黨庠州序以及比閭鄉邑。葢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故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稱極盛焉。社學之典本此意也。法敢不詳。

一勤職業

自孟子之後。漢唐以至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爭爲雄長。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況其餘乎。獨唐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

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辨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昭然若白黑分矣○雖未得悉絕其道○然吾道既明○如夜光而不得混以魚目○雖彼欲援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拒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自運會遞更○學術幾晦○作人之化○亦難逢矣○今

聖世右文。昌黎再見。樂育英賢之教。鼓勵振興於上。將來正學昌明。人才輩出。進之可為理學之臣。言堯言舜。退之可為名山之老。立說著書。則今日之社學。直可接道學之傳。非特家可絃戶可誦而已。豈非千古一時之盛遇哉。承流其下者。可不矢公矢慎。夙夜黽勉以副茲會。

一擇學地

古所稱杏壇。卽學之別名也。後來白鹿鵝湖。各以其

地著學者法孔從朱當何倣耶夫人家父兄於子弟教之讀書則爲之舍讀書之子弟多而舍亦廣故其家之目隆熾大用是卜焉爲世道計何以異是今之社學城設其一鄉則四門各設其一計一方道里之中四達寬閒之地擇一公所可樂羣而居衆者爲之舘俾成人小子朝稽夕課於其間師無家務應接之煩弟子無往來不均之苦則居肆成事事半而功倍矣嗚呼、蜀有文翁而德化以成閭有常衰而貢士以盛

德位之君子。鼓舞陶鎔。其爲澤寧有旣哉。

一重典禮

鼓篋釋菜。學之禮也。社學中設師聖位於上。每日師率弟子蚤參。終日在 聖前恪恭誠敬。朔望焚香謁拜。上丁行釋菜禮。先期齋戒。凡祭祀。必先齋戒。然後可以感神明。戒者。禁止其外事。齋者。整肅其內心。凡戒。是沐浴更衣。別舍獨宿。不飲。酒不茹葷。此便是戒。凡齋。是專一其心。不思別事。纔舉意時。便想合祭神明如在其上。一心至誠。此便是

齋大祭祀齋戒七日。餘或三日。此載在令甲者。

一選社師

師之職以造士也。師於弟子。如金之範。如器之型。取其可以漸摩涵育而已。先行而後藝。重品而輕能。內則云、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爲子師。夫初生尚然。況成童乎。阿保尚然。況師長乎。而況社中之師長乎。故古者閭塾黨庠州序。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甚重其人也。今日之舉。其必擇經明行修之士。有凜凜

之氣節。慥慥之修持。肫肫之心地。而又博物洽聞。精於舉業者。乃可委之重任。而受人北面。

一敦實行。

人之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則全不務名。故為學之道。宜戒浮華而崇實行。實行之修。一在孝弟。入孝出弟。乃其後生根本。倘諸生雖有姿性。而本行弗敦。不足貴也。凡侍嚴慈之側。須親愛愉婉。下氣柔聲。承順意旨。如歸省、須稱呼。須揖。須問起居。飲食如同飲食、不

得先舉箸。不得先放箸。凡見伯叔尊長。須恭敬向前
稱呼揖。如途遇、讓道而行。如同席、毋横肱。毋伸足。毋
倚背。毋多言。毋唾吐。毋陷盤取物。毋放飯齒决。告飲
舉箸。器如侍大人禮。此孝弟之始也。至於修身行道。
顯親揚名。視無聲。聽無形。以養厥志者。則又非偏端
小節之所能盡矣。孟子以孝弟盡堯舜盡仁義智禮
樂之實。微言大義。又豈有越乎孝弟者哉。一在言行。
謹言慎行。立德之基。不遷不貳。豈離言行。日知月無
志。亦不外言行性情而别有所以敎子弟者。先敎他

言忠信。行篤敬。乃可從事於聖賢之途。不然則虛無詐僞。終不成器。薛文清先生云、下學而上達。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一在化氣質。容貌詞氣德之符。昔曾子動斯遠慢出斯遠鄙。正斯近信。故有學問者。必溫恭退讓。況在年少。尤戒驕盈。願今之爲敎者。令子弟變化氣質。一一雅醇。方爲大

器一在擴虛懷昔漢高祖治天下。大抵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灞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皐。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爲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羣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王天下。由此觀之。天下事未有不從虛受而得者。治天下者且然。而況學者乎。學者苟專心讀書。必虛心受益。況學不及已。只

見得人不是。若能反已。方見自已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賢豪且然。況學者乎。一在崇儉素。儉乃美德。日用飲食。俱須節省。世味之淡從此始。然後一切淡得去。淡字莫看輕。中庸一部書。結果只一淡字。到無聲無臭。不過淡之極耳。教弟子者。一切綺羅紈袴之習。宜重抑之。若傷生一節。尤宜慎省。無故不殺犬豕與遠庖廚。皆吾儒之教。不可忽也。

一重實學

實學、一在澄心。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一在得樂趣。嘗驗之天下之人。雖富累千金。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他人觀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較計得失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自曷嘗有泰然之樂耶。顏子雖簞瓢陋巷。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不愧仰不怍。胥次洒然。樂

而已矣。今之學者。雖不能有賢聖襟懷。而有詩書博洽之趣。與友風雨之歡。千里可同堂。千聖如覿面。豈不大快。一在讀經史。學者能熟十三經二十一史。尚矣。不然則精研四子而外。亦須熟六經通鑑性理諸子左史兩漢莊騷八家諸書。此爲眞實受用之學。了凡先生曰通於書。其文必實。通於易。其文必深。通於詩。其文必逸。通於春秋。其文必斷制。通於禮記周禮。其文必典確。昆湖之文。從三百篇來。故溫厚和平。鶴灘靜臺。從典謨中來。故貫串而切實。獨荊川公有易

之深。書之實。蓋兼五經而成一家者也。故推大家。汪鈍翁先生曰、詩書自相表裏。三禮亦自相表裏。汝曹作尚書文。不知有二南雅頌。作禮記文。不知有周禮。作論語論事題。不知有左國。作孟子論事題。不知有國策。便是村學究伎倆。徐退山先生曰、不熟春秋列國者。不可以作論語文。不熟戰國情形者。不可以作兩孟。又云、作文最忌蹈襲。又忌杜撰。前輩文字凡布置結搆開合起伏。皆有源流。故古文不可不讀。擇而熟之。朝玩暮諷。使古文時時在唇吻間。則出詞吐氣。

自與古合。韓慕廬先生曰、偶閱雲間唐文恪公家訓累數千言。時壬子癸丑十八房盛行之際。但云各房窓稿亦可發人意趣。而其丁寧反覆必在經史性理諸古文爲舉業本領。則前輩議論類可知也。然而觀書須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古人云、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此言可以三復。一在多思悟。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

書大進。乃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不然、怎生得如此。故思無邪爲誠身之要。思無彊思無斁。乃爲進學之要。一在讀書得要。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傳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一在主白文傳註。薛文清先生云、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爲本。

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參攷語錄諸說。
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一嚴講貫

學無地而可離。則講無時而可輟。天下無人可以不學。則亦無人可以不講。一邑之宰。而君子小人歸之學道。學則必講矣。三孤之職。曰論道經邦。論道非講學之別名乎。是以古者若皐夔之都俞。伊傅之訓命。

周召之誥諫。皆以此事孳孳娓娓於君臣之際。後來杏壇師友會聚問荅。亦無有一時不講。吾人言稱先王。誦發孔子。舍此榜樣。其何師也。願爲師者與弟子每事講說。每書辨論。每句每字窮析。上之可得先聖之心源。下之亦不失爲窮經之士子。

一重文藝。

論文詳著於後三編。茲特言諸生作文之日。須一團意興。撒手游行。做得幾篇好文字。方不負光陰。不負三餐茶飯。父母辛勤。僕夫汗血。可不思乎。凡遇文期

須收拾一空桌。使心目空空洞洞。創造出幾句驚人語。三六兩篇。逢九添一經。三篇文字。總不得窺閱書本。勦襲陳言。然又不得遲鈍。遲則縱有好處。文機不靈。至於文之背謬。定罰重改。雖燈火三更。亦勿可恤。評文須定名次。以行勸懲。

一定課程

課程不立。則學徒無遵守。凡師開館。即須定一課程。黏於座右。計年之少長。姿之高下。功之生熟。日之短長。時之寒暑涼和。按刻派課。戒諸生勿缺。則日新月

盛。月異而歲不同。

一嚴出入

書齋為學者安身之地。明窻凈几。儘足受用。禁足埋頭。方有得手。理期歸省外。不得走動。即在書房。亦不得輕易出位。雖節下解舘。亦不得在街上行動。門首站立。歸途遇同輩。只一恭手外。不得搭話來同。

一惜身體

貞固足以幹事。諸生平日。須惜身重命。寡慾清心。使精神强固。神清氣爽。則讀書易入。書舘中努力加餐

亦所取也○但勿使過飽○供給一到即用○須緩食○飯後流步片時○凡採誦十遍一歇○夜坐二鼓○

一親師友

索居寡黨○則孤陋寡聞○同志樂羣○倍堪修業○故曹參爲齊相○請事葢公○避正堂以舍之○于定國爲廷尉○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古之求益者○雖公輔尚欲親師○況受業於其門者乎○至於孔融有忘年之交○幼而親友也○衞武公作抑之詩○令人日歌於其側○瞽御矇瞍皆爲良友○年九十而勿衰○老而親友也○而况一堂請

業。年相若志相同者乎。虛受益。滿招損。古訓不誣也。

爲弟子者。須悅服其師。愛衆親仁。於其同類。

學海津梁第二編

江南督學部院張大宗師鑒定

淮安府知府李經政叅訂

常州府武進縣學教諭崔學古編輯

鹽城縣學教諭張　守一
清河縣學教諭洪芳喆　仝校

社師講義

揣摩舉業。特重論文。其一切訓法。另編於後。

凝神

讀書在澄神。澄神在清心。心清則神聚。神聚則文自佳矣。陽明先生曰、寡思慮。屏嗜慾。則心自明。定心氣。少應酬。則神自澄。未有不如此而致力於學者。袁了凡云、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竅自通。瞿昆湖先生曰、舉業文字。患心粗氣揚。不能雍容大雅。心游於冠冕佩玉之林。則亦非利器也。吾自靜養後。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終日不敢疾行一步。亦不敢高聲說一句話。

即待僮僕。亦未嘗輕加怒詈。執筆爲文。必鎮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才氣。而惟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不能必工。而舂容雅淡、綽有廟堂風度。所以試而輒利者以此。了凡先生云。毋輕喜。毋暴怒。毋多言。毋妄動。動靜語默。端詳閒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四體間。發爲文章。自然得手。又曰、嘗讀道家書有淨明忠孝之說。事事不貪着謂之淨。念念不糊塗謂之明。事君而不淨不明。不得謂之忠。事親而不淨不明。不得謂之孝。故以淨明爲首務。只此二字。

乃是舉業之要領。凡胷中有一毫邪穢。一毫疑惑。一毫浮躁。決不能作好文字。管見叅文人要靜文氣亦要靜。作文而有怒張之氣。甚至粗服亂頭者。神不凝也。凝神則文有靜氣。令人躁心盡釋矣。

看書

吳因之先生曰、學者多以作文看書分爲二項。故二者胥失之。不知二者雖有毫釐之辨。總之去皮見骨見髓。要以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卽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

者。有思之不得或觸發他書而後恍然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於不勝疑而悟之門啟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也。然書義之確然不可易者惟一路。而其似是而非易以引吾思而成吾一偏之見者。且十百其路。故須細心辨之。大要只是追尋聖賢語氣想聖人。為何說此一句。為何下此字眼。聖人下字如化工肖物。決有鑿鑿不移道理。看一章。須討關鍵在某處。看一句須討上文如何。下文如何。通章血脉如何。但

將白文從頭至尾反覆玩味定是有見聖賢說話雖極精深又極平坦極現成若稍入艱深畧涉牽合即邪徑矣其傳註與白文相印者十有八九偶一二可疑不妨以吾獨見合先輩參之然傳註每多涵而未發之意或不善讀註者有以辭害志之習吾發其微旨通諸文詞之外實非悖也唐荊川先生曰經書之言皆古昔聖賢以其心之精微而出之者不可專靠講貫全在心中省悟既有省悟而後觀先輩講章與先儒傳註皆是夢中說夢故善讀書者當借傳以明

經。不可驅經以從傳。當尊經而畧傳。不可信傳而疑經。王守溪先生曰、吾輩爲文。不可翻閱講章。亦不必專主傳註。須澄心定慮。先將經書正文。從容諷繹。務要將古聖賢立言之意。看得明白。然後以胷中之眞見。發而爲文。則不期精而自精。管見參書理之外無文章。有眞書理。自有眞文章。吾輩看書作文。偶到入微處。有自喜獨得而躍然起者。及以先輩合之。巳多道及。其心源印合同也。所謂眞書理也。

取程

韓慕廬先生曰、今人之弊。在止讀一科之文。一科之中。又取其柔曼骫㲃者以爲取容之具。故剽竊成風而不知怪。若合歷科先輩讀之。豈有此村腔俚調從逐輩流也。劉木齋先生曰、文章之弊。自選家始也。嘉靖以前。坊本絶少。萬曆壬辰始有十八房之刻。然其時選手皆論次精覈。無敢苟者。今世賈人射利。不肖士子。復以賈人之利爲利。竟有目不識丁。公然操月旦之權。其入選者。又鄉里兒童僞作。文體安得不壞乎。試取其失言之。前輩起講。或反或正。或先反後正。

或盡點出題面。然卻不曾說完。蓋意在題前故也。今人只一起講便已說盡。卻藏過題中字面。或用替字代之。便曰虛籠。有是起法乎。前輩起結渾成血脈呼應。故曰一篇如一股。今但於中比依題起結。而首尾全不照管。有是篇法乎。前輩逐比相生。意思一連說下。今但頂股比一二字而意不相承。有是股法乎。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至遷就題義以合腔拍。而背理者更多矣。近見坊本鐘鼓云乎哉、有曰與聲相見之端、夫聲可見乎。與聲相見者何物乎。文義乖違。莫此爲

甚。而舉世口滑。不覺其非。則腔拍之悞人深也。自制科以來。先輩之文具在。多士向此中求之。可以自得師矣。何用此戔戔者奉為科律哉。張侗初先生曰、先輩文惟制科中程。墨字無虛設。如高曾規矩。的確不移。其詳畧偏正。開合呼應。有上句自然有下句。有前段自應有後段。非特法度固然。而作者亦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於神清氣定時。細批細玩。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是轉。何處是關鎖。何處是咏嘆。看其一篇是何成局。服習聚神自然脉脉相

接也。王縑山先生曰、余勸後生讀先輩文。其人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予曰、不然、是子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若沫若游。而我黏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為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

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幻思奇句
發前人所未發。而三覆思之。乃多是不必作不當作
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管見　叅讀先輩文。全在心
領神會。沉酣浹洽。直使我與文俱化。方有得。朱夫子
云、每見學者口不絕吟。至於脣焦吻燥。猶不敢休。以
爲不如是不得力。不知千古妙文。俱從容咏恬吟而
出。正須從息心靜氣而會。試於六時中。放下萬緣。瞑
目靜坐。約炷香刻許。爾時開卷。自覺神倍清。目倍明。
志倍一。作者油然微妙處。親切印入吾心。此可爲知

者道。

徐健菴先生曰、學者將先輩程墨及定待五十大家。反覆抽繹。明乎文字之源流。而後執筆爲文。不爲風氣所囿。

定宗

文之有宗也。猶民之有尊也。民有大君。猶文之有大家也。爲民則必尊大君。爲文則必宗大家。前輩若荊川學文恪。周用齋、許見魯、陳霽巖、但學太僕。先輩未有不專師古人者。海內舉業文。非無可宗也。須得大

家之正宗也。得其正宗。雖遍閱百家文。不害其爲純矣。了凡先生曰、作文要有大方家數。一切小識見小聰明小議論。盡情刷去。獨依傍名理。把定規繩。正大和平。上通法眼。下通俗眼。又曰、讀文貴純於一家。不宜雜以他家。家雜則無成矣。

認題

茅鹿門先生曰、看書既在平日。而一題到手。又須認定題中精神血脉。明白了了。抉其所重。便斬關而入。然後句句字字。動中骨理。予常論孔孟宗旨雖同。其

間淺深大小。亦自迥别。學者苟以孟子論學之言而攙入孔子。便隔一層矣余故論爲文須首認題。今之學者於題類多鶻突。焉能入解他如問荅題、議論題、敘事題千條萬簌、難以備述。則總在摹寫虛字眼處。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轉脚。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覷的。袁了凡先生曰、作文須先閉目靜坐。理會題旨。思本題中有幾層意思。孰爲正意可用。孰爲旁意可刪。一篇體段。及文之光景。具在胸中。然後下筆。則文理貫通。自成一家高手。若祗逐句杜撰。文必

不工。陽明先生曰、場中作文。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卽放膽下筆。詞氣自然條暢。汪鈍翁先生曰、一題到手。動說講章某某云。何場中安得記許多閒話。況講義或說全章。或說一節。原與文字不同。文字須理會題之起止。移動不得。纔入有司尺度。張侗初先生曰、今人所謂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題情乃在字句窾却之閒。語言諷咏之外。一題到手。萬緣頓息。默誦題面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極神

奇真文字。若捻觚時未見題神。便思鍊字鍊句。雖極力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管見叅題認得真。則他人數十語不休者。我獨一二言撇過。他人忽畧過者。我獨重發。不輕放手。真有人畧我詳。人詳我畧之妙。此之謂神奇。非神奇也。不過一是。文一是而百美具矣。今人語以神奇而人馳之。語以是而反厭也。夫世所謂神奇。則一才情之任耳。孰知非神奇者之真神奇哉。汪鈍翁先生曰、場中作文。要識命題之意。即如丙子畏天命三句。正要前半篇截去

上。句不混作一節文。吉士落卷。開講三句專說畏字。起四小比、以二比翻三字。二比翻君子字。與本題無干。人猶咨嗟歎賞。後生家若搽此意見。便生生世世無文字緣矣。戒之戒之。

造意

文章謂之做。做者、已意造作之謂也。顧涇陽曰、文之妙未易盡言。而其源皆起於意。自破至結。一句一字。皆不可無意。唐荊川先生曰、作文須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話。瞿昆湖先生

曰作文字須從心苗中流出。句句字字。俱要作不經人道語。方不雷同。韓文公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陸士衡曰。謝朝華於已披。今之後生。不思創闢一路。積習相沿。心志轉昏。耳目增垢。則本來靈根。封閉不出矣。戒之戒之。汪鈍翁曰。閒居作文。必不可信筆胡亂寫去。如此則場中夾不得力。管見 絫驚人語。不外書理。有在本章拈出者。有旁見側映相形而出者。總是眼前話拈來。却未經人道。

立格

文之有格也。猶作室之有間架也。某處爲堂。某處爲廳。某處爲門樓。其高凡幾。深與廣凡幾。雖斧斤未掾而規模已定。故一舉斧而成堂也。作文亦然。此題當爲某格。其分截何在。綱領何在。其起也當提掇乎。不當提掇乎。其中也當過接乎。不當過接乎。其終也當繳轉乎。不當繳轉乎。某處當畧當藏。某處當詳當顯。雖筆札未掾。而段落節簇瞭然胷中。故一舉筆而成文也。徐健菴先生曰、立格以閎整爲尚。須本先輩而變化之。即先輩未嘗不奇。如陳春宇程文、以百四十

字對六字。類此者甚多。然必奇而確。題面恰當如此。袁了凡先生曰、鍊格之法。學者不可不知。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矣。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板格。宜鍊之而活。宜整齊。宜闊大。從來元魁。並無不鍊格者。如隆慶戊辰由誨女知之一節、此題論尋常做法。必提起首句。中二句對。末句先二小比。次二大比。此此定格也。田會元却不然。先以二非字文法反起是知也二比。次把知不知提起。又總括二比。然後將中二句串作二比。意倒重在不知上。

不用過文。只流水二比做下。後復頂此二比。衍作二大比。最後拖一脚单收。格最雅馴。其爲會元無疑也。辛未會試先進全章、上是述言體。下是斷制體。上輕做半篇。下重做半篇。此定格也。鄧會元先提禮樂。次述二比。仍作一過文。至講從先進處。却先論二比。得此機局使別。次講二比。末用盖字单收。此會元也。黄葵陽亦把用禮樂提起。次輕述二比。復以意另作二比。鄧作二比於過文之下。黄作二比於過文、之上。皆所謂扼要爭奇也。甲戌會試學如不及二句、諸卷皆

有提法。獨孫會元提處與起講相接。用走馬二比。字

精確。次分二比。挑剔最妙。後二比人多柱子。渠卻

渾做。繳二比。又拖二比。共四比。一時諸卷。無有出其

右者。丁丑會試何如斯可三節、場中一頭兩腳、自是

此題定格。馮會元講行已有恥三句、實發二比、本房

批卷。極贊此二比擅場。中間雖用綱常道義。而筋骨

全在虛字上。先後次第何等法度。蓋兩比文字。要似

一比。故題中字面。俱在後比、收之。乃知鍊格。是場中

第一要訣。武叔卿先生曰大凡有一樣提掇。必有一

樣應接。有一樣鋪敘。必有一樣收拾。裁製天成。不可移易。如生財有大道節、鄧定宇於中四句。不用提掇。故四比分做。黃葵陽用提掇。故二比合做。鄧旣於中間做四比。則末句不得不做二大比。若更作四比。則躪散矣。黃旣於中間做二比。則末句不得不做四小比。若復做二比。則窘束矣。此又裁制自然之局。不可移易者也。

熟法

管見。參法熟巧生。其大者在章法股法。章之有法。如

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八股如胷腹四肢。周身血脉流貫。故成人。通篇一氣呼成。故成文。文之一篇。主意定於破承。一篇體勢振領於起講。如人之頭目。端而四體之觀聽俱聳。故善作文者。先善作起講。起講結句。要領得起入題。入題要領得起提比。提比要振得起出題。二小比。前半方有一線相引之妙。然起講自成一局。而提比則合中比後比共成一局。提比爲入路之始。須擇題之筋絡處。一提掇之。叩之欲其動。呼之欲其醒。然後中比可用正擊也。中比

乃腹心寬大處。須透發文之錯綜變化。夭矯離奇。盡使姿神處也。然須留有餘不盡之意以起後比。後比乃承接中比而發其餘意者也。一篇英華多在此處露之。若前面文如錦繡。而至此單薄。終是虎頭蛇尾。非全才也。作者須別展新思。另標異采。使閱者如游名山。山勢已盡。而峰迴路轉。別現洞天。斯爲能手。至八比既完。又當總會前文。咏嘆數句。或二小比於後。庶覺氣度從容。理趣完具。而爲大家手筆矣。至於股法之前後次第。起是起。中是中。後是後。一定而不可

亂者。固不待言。然不可板滯。須虛實相生。反正相應。長短相間。錯綜變化。隨手旋折。隨筆轉移。方圓活如弄丸。有波瀾。有機軸。第一忌合掌。陳大士先生曰、泰文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巳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爲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每股合掌。則四股足矣。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將并其一股而亡之。何者。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旣嚴而後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槩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接句。即

開頭一句已苟簡無思矣。此所謂並頭股而忘之也。不合掌矣又易入於排。排即板滯之謂也。顧仲恭先生曰、時義之體。雖以兩兩相比。排偶相成。若一篇而整整八意二比而濟濟並立。譬如人有五官。非不具備而神情不屬。塊然行屍矣。故又須虛實正反長短相間之法也。至有股法比次。中間用单行单句者。先輩所謂幾行整幾行单是也。亦錯綜之一法也。

一題到手。須凝神定慮。叅入題境。獨得其精神存注處。初落筆。有口頭語。眼前話。且打發一邊。直欲

想超八荒上下千古另自搆思立局開闢一箇蹊徑造意命詞創闢幾句精警說話破空而來疎疎密密整整斜斜勿雷同勿軋茁勿披散懈弛方爲得手總在相題輕重變化生新文字不新則不雋然却不可走荒僻一路只是正峰中有英發出色處便足領異標新順時在是中彀亦在是

鼓氣

貢寓庸先生曰文之有氣如人身之有血脉壅則病矣場中作文於風簷寸晷中全在氣機蓬勃則揮灑

自如。血脈流貫。文若無氣。便如木偶人。何用着筆。張洪陽先生曰、王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如行雲流水。更無一毫滯礙。此青錢也。才一扼塞斷絕堆朶冗雜。便棄矣。管見祭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皆氣爲之也。語云、將刀揮水水復流。文有氣。真有刀砍不斷者。而鍊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一篇文字。須一絲到底。一氣呼成。一筆揮灑。自能如海如潮。如股如句。如天馬行空。瞬息千里。獨步文場矣。

布勢

茅鹿門先生曰、文家有勢。一篇呼吸之槩也。大將提兵百萬。要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昔項羽救鉅鹿。引軍渡河。破釜沉舟。人皆踴戰。呼聲動天地。人人惴恐。卒之覆秦而伯諸侯。羽能呼吸三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得也。文若得勢。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則語意窘塞。叩之不成聲矣。管見參得勢全在看題。題之輕重瞭如。則扼題之要。勢如破竹

矣。既得氣勢。又須警拔。方有結構。

得機

黃寓庸先生曰、文之有機。如弩之有機。善射者握之。箭箭相當。百發百中。有篇中之機。有股中之機。故全在於開合起伏。而妙於一字一句轉盻交睫之間。如水魚雲鳥。翔泳不已。若有氣無機。亦不得手。然機不在氣之外。而即行乎氣之中。卲象山先生曰、文有品有機。品期立常。機期盡變。品之説士子雅言之。而機未及知。品譬則聖也。機譬則巧也。文人才士。其大力

深思能道天地未有抉聖賢未發而獨所謂機存於手腕之下行於意想之表有耆宿不能得而初學得之者有終日構思不成而倉卒立就者篇之機在乎呼吸起伏之間句之機在抑揚轉換之間字之機在點綴伸縮之間不期而然莫致而致昔人云文入妙來無過熟言機也文觭重品則有遇有弗遇而兼論機則無弗遇也　管見　衆文若得機湯湯而出汩汩而來縷縷而陳若經意若不經意自成至文

運筆

管見絫徐退山先生曰。作文在運筆。運筆之法。有反正。有順逆。有開合。有抑揚起伏。正反以題義言。題義若一味正講。便嫌平實。須得反筆行之。則正面益醒。順逆以文勢言。凡文勢不貴順。貴逆。逆極而後順焉。逆正所以為順也。如水然。在下者水之勢也。順也。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是逆也。然自山趨下。而水之奔流飛沫也益疾。故曰逆之極正所以為順也。悟順逆而後可言開合。順逆者文之勢也。開合者文之局也。有前段開而後段合者。有前比開而次

比合者。有前句開而後句合者。有以反爲開而正爲合者。有以賓爲開而主爲合者。其法不一。總之愈開則愈合。愈開合則文愈靈。開合之中有抑揚焉。有起伏焉。以篇法言之曰起伏。以句法言之曰抑揚。抑者、一筆按倒。揚者、一筆颺起。大約在句調高下間。起者、發筆也。如起一峰。起一波。崚嶒浩瀚聳心目也。伏者、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前。或於旣起之後。隱伏數筆。如兵家設伏也。抑揚起伏。卽在開合之中。局之開合。在勢之順逆之中。若夫有提筆焉。有轉筆焉。有挿筆焉。

有帶筆焉。有掉筆焉。掉猶轉也。轉在文中。掉在文尾。如龍之掉尾也。揷者、方講此句而以彼句穿揷其間。愈玲瓏愈變化也。帶者、非緊要意。而又不可不寫。却不必正寫。以順筆帶過也。提筆者、提呼也。題之緊要高唱以起。孰或文局稍平。振呼以鼓動之也。此又在抑揚起伏開合之中。抑揚起伏外。又有翻跌頓宕。挑斡等筆。挑者、題中字眼。以細筆挑出。斡者、題中艱深處。以倒筆斡旋。頓者、頓挫。文勢欲行。却以一筆頓住。急來緩受也。宕者、搖宕一筆。欲吐未吐。神脈沉涵翻

與反不同。將題意翻駁。由一層以至數層。如老吏斷文。雖一成鐵案。亦能翻轉。故謂之翻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亦有順跌。法各不同。總要不黏滯。不拖帶。刀斬斧截。承蜩弄丸爲妙。

古人有三字訣。曰淺顯典。今人有三字訣。曰輕新靈。近又得三字訣。曰緊警轉。噫。合此九字。運筆之法盡之矣。

修詞

武叔卿先生曰、文字雖以意爲主。然詞亦不可不修。

蓋詞以達意詞不修則意不能達矣玉石雕琢始成器綺錦組織始成章事詞結撰始成文故句之粗者須修之而細俗者須修之而雅陳腐者須修之而清新嫩弱者須修之而蒼勁音拗者須修之而諧和句硬者須修之而順暢大抵句法貴淺顯貴典確貴流麗方音節諧和有玉振金聲之韻顧涇陽先生曰意與詞相連屬者也意鑄矣而詞不琢則闇然無光將併其意而失之詞琢者何短則欲掉如歐公環滁皆山也一句畫出許多光景長則欲逸如昌黎若駟馬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字句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汪鈍翁先生曰經天緯地曰文文章全是禮樂規模有聲有色有整齊點綴有抑揚頓挫色便是禮聲便是樂整齊點綴處便是禮抑揚頓挫處便是樂沈虹臺曰文要風逸風逸生於莊重之中如春花滿架根深蒂固風來架上搖曳生姿尤妙在一句一轉句句圓活則句句風逸矣文要華贍蘇文忠公與姪書曰凡文字須氣象崢嶸采色絢爛女何不把我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

不。任。文要臺閣。蓋文有兩等。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則枯槁憔悴。瑣屑單薄。臺閣則溫潤豐縟。激昂明亮。王安國云文章風格。須是官樣。所謂官樣者。非臺閣氣耶。傅錦泉先生曰、文章不拘奇正。大要須英發出色。豐滿光亮。然後千萬人塲中。可奪主司心目。管見叅句法之舊。由於不典。若言本六經。精華燦爛。豈有舊耶。試讀荊川公鄉試首題文。抑何用字虛而用句典也。總之修詞之法。要在推陳出新。宗子相先生云文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雲霞之麗於天也。

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殘雲斷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枝而移之來歲也。人心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腐語而借之於我也。文不新不售。文一新則售矣。

諸調

管見叅文之言調。其下乘也。然愚所言調。非俗調也。文之節奏也。文有格同理同詞意同而高下懸殊。去取頓異者。調不同也。調何以言哉。作樂者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異音矣。乃分之而各一其音。合之而總協其韻。金玉相宣宮商迭奏。高下疾徐各中其倫而不亂者有節奏以成其調也。作樂而無調卽衆音齊鳴。不不成聲矣。作文而無調。卽繁詞錯舉。不成章矣。武叔卿先生曰、調不欲雜。陽阿薤露與白雪陽春須各窮其響也。舉業之調。工者先輩莫如瞿昆湖。其調優柔而溫厚。次莫如黃葵陽。其調響亮而鏗鏘。近時莫如李九我。其調和平而悠雅。三公調各不同。總之皆激羽流商也。按而習之。其於調也。思過半矣。

近與諸君談藝。贈一光明眼藥。蓋虞主司眼力不同。而勸吾輩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處。尤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打口喫。不聱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起激過接處。猶是金針一渡。一曰現成。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峭俊拔之調。須挫

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崛强。令覽者如聞清夜鐘。如攬赤城霞。如逢採蓮美人。自不放手也。其摘題中字面。揚題外韻。猶勝琥珀散。總之以濬心爲君。逸興爲佐。神氣爲水。煎煮通徹爲候。敢以此方爲同病相憐之助。

換字

管見綮凡同一句法。有燦然可觀者。有闇然無色者。其竅在用字不同耳。故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則一句不新。作文知鍊字。便觀之如明霞散錦矣。程

念齋先生曰文無他巧要知換字之法瑣碎字以冠冕字換之便雅腐俗字以奇俊字換之便新顧仲恭時藝三十戒一曰疊文有用疊滯文之機增題之障甚不可也故非但疊句即疊字亦宜少用非但四字疊兩字疊亦宜少用必兩句之內一賓一主兩字之內一虛一實而後爲工於文也一曰幇凡文字一篇中有襯意者謂之支一比中有襯意者爲之客若一句中有襯字者如言中而連中正言剛而兼剛毅之類則謂之幇何仲容戲謂余曰文字無保甲法不應

連坐他字。雖諧語。實至言也。

成家

袁了凡先生曰、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要須各自成家。正大中、插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傷調。一語相雜。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通篇純粹而命意處不透根。寫境處不逼眞。譬猶剪綵爲花。終非本色。天趣不完矣。命意寫境各到。而通篇神氣不流動。譬猶枯槁之物。生意索然。

天趣不完矣。管見叅文不論平奇濃淡。只火候既到。心光透露便破壁飛矣。

入彀

管見叅絶世奇才。野戰總然無益。茅鹿門先生曰、文在中彀。彀者式也。世世所稱中式也。予爲文自喜。頗謂獨得其解。然世之有司未見收錄。余故不得已時別爲中彀二字懸之於心。其規模大較雖不出認題布勢錬格三者。而於三者之中。故令典則淺近。令觀者覽吾認題處。不必淵深而大旨了然。覽吾布勢處。不

必宏遠而脈絡分明。覽吾鍊格處。不必高大而風韻可掬。即便售去。歐陽公與郭秀才云、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子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謂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子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

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比也。所謂順時郎中彀也。袁了凡先生曰、予遊貢後頗負盛名。時來斐泉得元家正傳。予持所業見之。語予曰、舉業者。羔雉之飾。專欲利中耳。然文有可魁可元者。有不可魁元而但可成名者。又有文不甚工而極利中者。有好文字而必不可中者。子之文乃好而不中者也。余聞之甚駭。請問其故。斐泉曰、業師董中峰乃舉業宗工也。有批程墨一帙。開合斂秘。洞示要領。凡文字工拙之由。得失之故。靡不具備。因取一帙示予

曰。依此必中矣。予手錄而熟讀之。其所取諸程墨。中多予所素鄙者。從頭細閱。知彼所取者。在規矩之中。而予之所期者。在意見之外。始信至奇至妙之理。只尋常說話中。而精澁深遠者。主司不錄也。故彼爲利捷之文。予所作者。用意雖深而未必利也。朝而諷。暮而繹。出入必攜之。年餘始覺吾之文與彼之文同出一轍。遂聯捷矣。可見入彀之文。自有恰好路徑。過與不及。失中一也。殷价人先生舉業詩云、揣摩何處覓眞傳。的當工夫不易全。脈正理純詞欲湛。機圓神足

色求鮮箇中警策時常露意內精微仔細研。貴盡才
人無數力徒勞門外實堪憐。力業功深如弄丸。求
成寧得畏窓寒。當行闗墨宜精讀應制房書要細看。
題旨還須依傳註。文章何必學蘇韓。世人若肯堅心
入。不患功名到手難。〇工夫最忌雜而忙。水滴繩穿
用日長厭舊喜新無定見。眼高手硬乏真方。彀中入
彀堪爲法。題外尋題總是荒。我勸世間才學子。莫將
才學變膏肓。〇入門先辨路頭真。荆棘叢中莫問津。
不淺不深期而妙。或虛或實要停勻。總教熟極能生

巧。便使奇來亦入醇。可惜聰明多悞用。竆經皓首歎沉淪。